

宋

會

要

宋會要

和市

前會要名市易以修立熙寧以後市易法為

名以別之神宗熙寧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詔每歲上供
穀六百萬石權截五十萬變易金銀上京從三司請也
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御史程顥言聞京東轉運司去歲
因和買紬絹多拖數目於人戶上配散每錢一千買絹
一匹後來却令買絹并稅絹每匹令輸錢一千五百文
又配上等戶俵粟豆錢詔具折以聞京東轉運司具折
到所散粟豆錢只是要濟民乏兼只召人戶情願即不
是等第一例配俵詔已行常平倉新法今後更不得支
俵粟豆錢其支散內藏庫別額紬絹錢五十萬貫納到

本錢即撥充北京封樁所收息錢於內藏庫送納五年十二月一日詔罷諸路上供科買以提舉在京市易務言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凡係百餘州供送不勝科擾乞計錢數從本務召人承攬以便民也已而中書言欲令諸司庫務係市易務行人買納上供物處令提舉市易司管轄上曰如此必致人言以爲所買物不良王安石曰不爾則庫務公人利於諸路科納必須非理邀索揀退行人無由肯攬也上曰令行人撲買上供物亦易爾前宋用臣脩陵寺令行人攬賣添比官買減半價不知市易司何故致人紛紛如此豈市易司所使多市井小人耶安石曰市易司有違法即須案治雖有小

人亦不敢為小人之事也六年四月七日詔提舉在京
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司同詳定諸行利害以聞初京
師供百物有行官司所須皆並責辦下逮貧民浮費類
有陪折故命官講求雖與外州軍等而官司上下須索
無慮十倍以上凡諸行陪納猥多而齎牒輸送之費在
外下逮裨販貧民亦多以故失職至是內行除中正等
乞出免行役錢更不供內故有是詔於是上謂執政曰
近三司副使以有以買靴皮不良決行人二十者今兩府
尚不下行買物而省府乃擾民如此甚非便也七年七
月十六日上批河北脩創樓櫓守具及軍器合用物料
可速相度差官往出產路剗刷計置或令市易務募商

人結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杭州助教孫麟乞借市易
務錢五七萬緡買紬絹比杭州結錢民間預買可增十
萬餘匹詔給末鹽鈔四萬緡錢四萬緡為本仍以將作
監主簿梅宰同買十月二日都提舉市易司言袁州和
買紬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匹給錢千從本
司遣官據合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十年正
月九日中書言近許市易司與江南西路轉運司允洪
撫等五州軍鹽和買紬絹及差屬官歐陽成總領以鹽
引從便移易與轉運司財賦并場務課額有妨欲令以
諸州所支和買鹽數委轉運司相度裁定罷還市易務
所差官從之元豐元年閏正月六日詔京東路轉運

司許借封樁差軍代役人錢五萬緡西路轉運司許借
妨場錢十萬緡預買上供紬絹十七日詔三司裁定諸
路預買匹帛價九月九日都提舉市易司言乞以見錢
於河北出絲蠶州縣俟三司和預買紬絹足日如民願
請價錢委令佐續行支給其收歛並依和買條施行從
之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書兵部言乞以川路見樁賣不
堪官馬及死馬錢委提刑司官計置買匹帛上京川峽
四路準此從之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權發遣京東路轉
運副使李察乞增預買紬絹二三十萬從本路轉移從
之五年八月十四日安州言內供奉謝裡奉旨買紅花
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產歲止貳萬斤耳恐

不足數詔亟寢之六年三月四日詔借支河北提舉司
寬剩錢三十萬緡付轉運司預買紬絹哲宗紹聖四
年十一月十四日詔戶部嚴戒諸路監司應取承詔旨
市物色並於出產多處置場計數和買召人赴場中賣
以見緡給之數不係出產或出產數少及當年偶闕
者即申本司別行下出產多處和買又不足令監司具
陳違者坐違制罪仍令提舉常平司察舉如有違例具
名申尚書省仍許人戶徑提舉常平司陳訴如不為理
者與同罪每遇和買皆揭示詔文徽宗建中靖國元
年正月十九日戶部狀脩立到下條諸縣散預買紬絹
價前期錄應用條制及以鄉村排定應給日分曉示二

月終給散盡絕本保三戶以上為一保不給州縣吏人
令佐親臨各限當日畢本州具逐縣給散訖月日申轉
運司類聚保明聞奏不得尅納欠負詔從之十月二十
三日中書省檢會當年五月七日指揮令提舉司各郡
借本司剩錢同轉運司於來年依例預行支散價錢和
買絹京東西路各二十萬匹河北東西路各十五萬匹
京西南北路各五萬匹淮南東西路各五萬匹兩浙路
十萬匹逐旋併依條計綱起發上京赴元豐庫送納京
東河北於逐路封樁聽候朝旨移用亦有借過提舉司
錢候將來廣西路起發到金銀仰元豐庫申請依數撥
還詔逐路提舉司除已支錢外更不支散候將來終歲

成孰分擘與可收買處州軍選官置場和買其合撥還
錢并起發上京並依已降指揮 崇寧元年二月二十
六日詔諸路和預買紬絹錢須管預行計備依舊條並
限正月十五日已前給散盡絕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尚
書省劄子訪聞兩浙路每歲和預買紬絹並不行下出
產州軍計置多是科於不係出產州軍和買致使客人
規利與販前去計會公吏乞取錢物嚴加催督人戶不
免用貴價於客人處收買中官以苟免罪戾不惟倍有
勞費兼未稱朝廷愛民恤物之意兼勘會春首俵錢本
以濟民之急轉運司往往過時給散顯失法意詔今後
和預買紬絹物帛並科下出產州軍和買不得更似前

日行下不係出產州軍計置却致擾民所有每年俵買
價錢令前期椿管依條於正月十五日已前盡數給散
如委實闕錢即時許於諸路應干諸司封椿常平等錢
內借撥應副其買到物帛令價錢官司拘收椿管候轉
運司要用以見錢對行椿撥如轉運司輒敢擅便取撥
即依擅使朝廷封椿錢物法仍仰本路提刑司覺察聞
奏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詔訪聞川峽路和買絹布數目
比元豐倍多及以交子度牒充折買價致細民難以分
擘貨賣皆被豪右操權坐邀厚利民間頗以為擾可令
川峽逐路轉運司嚴切指揮諸州縣各將元豐年中支
俵和買絹布數目取其間最多者一年立為永額只依

舊所立俵直以見錢俵散其元豐中不曾支俵州縣乃
是不產絲麻瘠薄地分即不得加額委提刑提舉司常
行點檢如有不實及違法過額抑勒依散並具聞奏其
違法官司當以違制科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如於應
副他路却有妨闕即具析聞奏六月十三日中書省言
右朝議大夫知商州時恪劄子準御筆訪聞諸路貪吏
倚法為姦借朝廷詔令或上供為名隨等科拋物件如
緣脩造遂科瓦木緣使命至借衣服什物緣綱運即差
人夫之數不可勝數上户有至千百貫民間急於應辦
莫敢後時倍價收買往往竭產典賣猶不能供又多非
出產之物無所從出令監司體量聞奏本州前後徃上

司牒拋買麝香連皮毛三百六十九臍散香三千五十
三兩半朱砂末一千兩熊膽一百六十七斤一十四兩
五錢雖已分擘下諸縣委官置場和買必無許多數目
應副且如麝香每箇上等得一兩其淨香不過重三五
錢可見臍數不少如朱砂自來只是豐陽縣南窟一處
官中置場抽分四縣俱無所有熊膽諸縣山林採斫開
透深遠恐緣此別致科率有違手詔處分詔今後除已
得旨拋買供奉之物即時行下外其餘應拋料收買之
物令所屬開具的實出產路分申戶部點對如委是別
無大料數目即申取朝廷指揮降下方得收買大觀
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大觀庫見今闕

少物帛竊慮緩急關悞詔令兩浙京東淮南江南東西
成都府梓州福建路於出產物帛處轉運司於來年繼
蠶豐熟州縣依市價收買其價錢並於本路提刑提舉
司朝廷封樁錢內支撥應副務在兩平和買不得科配
抑勒搔擾如違官負降黜公吏人等決配若因而減剋
乞取或作他人名目受者以自盜論其買到物帛逐旋
支撥與提刑司拘管團綱差使臣或本路見任待闕得
替官管押起發本庫送納仍令轉運司每月具已未買
及已起發數目月日管押人姓名申尚書省所有撥到
價錢如轉運司敢別有文移用除依擅便朝廷封樁錢
物法外亦當重行降責仍令所買路分轉運司逐處依

式具帳申尚書省二年三月四日上批和預買紬絹近
受八寶紋內曾詔有司令前期給價比聞有以鹽鈔一
席折見錢六貫至期輸納絹六匹方今絹價倍高而鈔
價難售自今仰監司郡縣並支一色見錢不得以他物
準折違者提刑司按劾以聞本法外加二等科罪仍不
以赦原委御史臺覺察聞奏十月八日秦鳳路提舉司
言階州委官買麝香應副廣東市舶司折博每年合用
麝香二千五百兩自崇寧二年五月後來承受拋買麝
香四千一十觔兩今二年以上買到二百二十五觔詔
所委官先次衝替令提點刑獄司取勘具案聞奏十一
月二十四日詔和預買多俵於坊郭游手兼并之戶而

減數於鄉村蠶織之家教本抑末之道也然至四五百
匹則其數太多深慮艱於輸納可令諸路轉運司相度
聞奏繼而京東路轉運司奏本路州軍每歲支俵坊郭
戶和預買物帛除無俵至四五百匹去處外有興仁府
一戶萬延嗣家業一十四萬二千貫歲均一千餘匹雖
延嗣一戶俵買數多又緣本人物力出等一路為最今
欲乞且依自来條法支俵施行詔萬延嗣與依年例減
半俵買餘依奏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詔官司近年甚有
拖人民間預買及拖買物色價直去處互相蒙庇致朝
廷莫得而知仰逐路提刑提舉官取索應今日已前未
還民間錢糧多寡立為上下半年或作季限催督責令

旋次給還仍各注籍拘管勾鎖或有規避隱匿官司並
科違制罪如限滿更敢違欠即具當職官吏姓名申尚
書省取旨提刑提舉司承今來指揮不究心取索若人
戶別有陳訴並重行黜責仍不理去官四年四月十四
日左司員外郎董若言奉詔取索看詳諸路拖買名件
等尋取索到京西都水廳務等共二十七處看詳共詳
每歲裁損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九百八十一匹兩石斤
今編修寫成大觀看詳諸路拋買物第一至第十共一
十冊又奏詔有定價低小者略與增添一節若看詳逐
年所拋買名件不一出產去處貴錢隨時不同即難以
預行增添緣已有量添價和買之法尚慮諸路不切遵

奉臨時價直低小致虧損人戶若有違犯止從違令科罪亦慮未足懲誡相度欲乞諸路和買上供之物不比市價量添錢和買者徒一年仍候買訖具價直申戶部審察及提刑司常切覺察詔從之二十四日罷黎雅等州市降牛尾政和元年正月五日戶部侍郎胡思文言在京歲用金銀綾羅絨絹逐色所收不敷所支之數從來不免逐急在京收買支破係省錢比之外路和買價直倍多色額低下不堪供應欲將逐路拖欠錢斛令逐路轉運約所用價錢於出產去處量增市價和買作急切綱運限來年夏季終盡數到京赴左藏庫送納仍遵依近降不得科買配賣搔擾詔條指揮施行從之二

十二日戶部言提舉京畿京西路鹽香事程奇奏州縣官吏於民間買物所定實直低小乞州縣每月所定實直及逐旬增減狀各以一本州送就近監司縣送本州常切點檢覺察監司巡歷州縣將逐處實直體究或高下異同有害民力並許根治仍乞詔有司立定刑名看詳添脩諸物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實直時估結罪申價有增減旬具刺狀送在任官書知州縣鎮寨實直仍申本州審察監司若季點官巡按到處準此條事件申聞詔依三月二十九日戶部言京西路臣僚奏暴吏倚勢官物之價多歟於市中取於非時求於不產事奉內批倚勢作威厚歛於民先王所深戒若招取徇已

或上結權貴尤為可罪今後有犯者當重責之為踪進
趨附之戒者詳元符敕在任官賣買物旋行增損實直
及抑非本行賣買物等有徒二年之制欲申明行下從
之四年八月十七日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夔奏中都
積帛不可不厚比來朝廷拋買民間觀望不無邀價欲
令諸州應出賣預買絹並將諸司朝廷封樁錢依所估
價允撥起發上供如朝廷封樁錢不足即以常平司未
用錢逐急允撥樁管候有封樁錢數撥還從之宣和
二年七月一日詔和預買之法取於民有制近歲漕司
不預支價直或行抑配可委諸路提刑司體究按治以
聞八月二十五日詔州縣市易物貨於本州公使庫不

許收買如違罪贓並依當職官吏賣買法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訪聞開封府將已納免行錢人戶又行科差顯屬違法搔擾應在京已納免行錢人不得違法更有科差其不納免行錢諸色行人仍不許科差非本行事如違以違制論仍許人戶越訴諸路令行戶供應非本行幹運興販物者準此五月八日尚書省言勘會預買紬絹價諸縣於正月十五日以前給散至蠶絲收成之後隨夏稅送納從來官司於受納之日專庫公人多端乞取民受其弊欲諸告獲因受納預買紬絹干係公人受乞財物答杖罪賞錢三十貫徒五十貫流八十貫死罪一百貫者從之四年三月二十日尚書省言脩到條目

諸供官之物應和買者轉運司度州郡多寡出產厚薄
等第分買仍具總買及諸州分買之數行下不當者聽
逐州申尚書省從之六年四月三日詔四川和預買絹
布等聞官吏欺弊不支價直或準折鹽鈔有名無實遠
民生困無所越訴可申嚴約束違者以違制論八月二
十一日戶部侍郎燕瑛奏所謂和預買者錢固有定期
惟吏守其法則民被實惠近歲郡縣失於奉行不以時
乞申敕諸路郡縣預計和買錢數俾給散不踰其限詔
坐條申嚴行下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講議司奏契勘諸
路州縣供官之物不許擅行科配其依法應科配之物
在法當職官躬親品量依等第均定蓋欲杜絕偏重不

及
作
又

均之弊比年以來科配之物轉運司多不以州軍大小
州軍又不以縣邑人戶家力一概拋科及諸縣將拋降
之物往往比合用之數暗有增添容縱公吏作弊並不
明具人戶逐等逐戶合著之數曉諭民間通知致有力
者計勾行用得以減免而貧下者或致破產正數既足
即餘剩之物公然入己人戶被害莫此為甚欲今後應
科配之物轉運司隨州軍大小州軍隨縣邑人戶家力
均拋令當職官前期依法品量均量具逐等逐戶科配
物色數目申本州檢察仍以人戶等第家業合著之數
單名降榜付縣曉諭人戶通知如有不均或數外增添
催科許人戶越訴監司覺察按劾庶幾輸納均當革去

姦弊從之五月九日德音應京東河北路州縣兩路昨
因軍興賦役繁數加以盜賊侵擾民力不易州縣官吏
義當體國除供家飲食外不以和買為名下行科率買
賣如違仰廉訪使者覺察七月二日詔應諸路州軍今
後買合納上供或應副他處及本處軍衣物帛買納畢
委官定驗有粉藥紙薄短狹者計所虧官準盜論贓輕
者徒二年即專庫合干人及管押人綱梢等以私物貿
易計贓輕者徒三年仍仰廉訪使者覺察聞奏餘依見
行條法各不以失及去官自首原減四日詔兩浙以上
供錢和買綾二萬匹限今年十月終已前到闕相兼支
使十二月十九日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來或量支

雜物或但給虛券其害甚多仰轉運司預取一路合俵
之數分下州縣通融措置或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
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以違制論 欽宗靖康元年五
月七日詔應因備禦脩葺城壁并防守器具之類和買
過民間材植物料等及須索應副軍期之物如有未支
價錢並仰所屬限半月一併支過 高宗建炎元年五
月一日敕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問官司立價甚低或
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
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自今有前
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
司覺察每歲於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

聞與同罪二年九月一日臣僚言錢塘之民苦於和買乞以杭州之數分別八萬匹與平江府四萬匹與秀州詔下本路轉運司均撥尋據逐州申陳自祖宗以來不曾支俵和買兼人民從來以水田為業不產蠶桑乞行蠲免本司今欲將杭州減下和買一十二萬匹只以一半六萬匹於平江府秀州俵買內平江府買四萬匹秀州二萬匹其餘一半六萬匹均於出產湖明等州添俵內湖州六千四十匹明州五千七十二匹台州五千八百八十匹處州三千九百六十一匹衢州七千八十匹常州一萬七千五十二匹嚴州六千九十六匹鎮江府一千二百匹除建炎元年二年已過時外自建炎三年為

始續據戶部奏路路有建炎元年分預買今已過時欲
乞自建炎二年為始分作三年帶納依轉運司均撥定
州軍施行從之三年三月十四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
等言昨乞將本路逐州今年合發上供和買夏稅紬絹
共計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匹令人戶每匹折納
價錢二貫文足計三百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八貫一百
一十文省未承回降指揮緣上件價錢委是酌中難以
增減今來和買夏稅物帛起催條限逼近若前期行下
州縣即可如期便得見錢仰助國用詔依上件條限起
發五月十六日詔諸路預買多是不給價錢雖累降詔
旨預支與錢多不曾給散仰諸路監司守貳每歲預買

綿絹合給錢須管轉那並行支給若或有違並重寘典
憲九月二十四日詔曰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以輕費
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紬絹其弊尤甚可行
下兩浙江東西路於見買數內蠲減四分之一以寬民
力仰逐路轉運司今後預椿見錢依時俵散如違重寘
典憲 紹興元年正月二十日戶部侍郎孟庾言乞將
紹興元年兩浙合發夏稅稅和買紬絹除減免并進奉
外紬絹本色共一百六萬四千五十匹并一半依例折
納價錢每匹兩貫文足仍令逐州將合折數於第五等
人戶_分折餘錢均於四等人戶內折納庶寬下戶從之
三月十五日後殿進呈黎確乞早定越州將來所納和

賊存兵

最一較

買絹分数以為前此曾令以來折絹以故有米之家愛惜以待臨時輸官之用上曰聞近日米價翔貴細民極不易須早定指揮止令納絹庶幾富人肯出積米以舒艱食於細民為便宗尹等曰謹依聖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臨安府實經賊馬殘破去處人戶未納去年和買并紬絹折帛錢並與放免三年三月三日臣寮言諸路州軍每年和預買紬絹祖宗朝各有定數自來兩浙州縣多寡不一至有闔郡俱免者行之百有餘年而無不均之患良由輕重適當故也嘗考一路秋賦苗米之數參以和買紬絹乃知和買之多寡率視秋賦之輕重如臨安府湖州等和買為多而苗米比他處最少常

州婺州等和買差少而苗米比他處為多以至平江府
秀州苗數尤多故得全免俵買昨日臨安府曾經方臘
殘破之後知府毛友乞將管下九縣和買紬絹數內權
撥一十四萬與本路諸州分認而平江府秀州皆是創
行和買至今累年詞訴不已各未曾承認况自軍興以
來鮮有不經兵火去處若臨安獨緣賊盜之後權將和
買分與諸州而諸州所納秋苗既重更增認和買於殘
破之餘顯屬輕重多寡不均乞將毛友所乞權將一時
指揮改正兼兩浙路管下止是臨安紹興府兩處和買
最多近降指揮紹興府和買以十分為率蠲減一分訖
其臨安府正是今來車駕臨幸之地若令便依元額承

認亦恐未得允當今已出違預依錢月分更乞付外詳酌施行詔令戶部限三日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契勘臨安府先減下均撥與諸州紬絹除四分減一外實計八萬四千匹若盡數便令本府認發又緣即今車駕臨幸之地踴慮難以認發必致拖欠有悞行在指擬兼嚴常湖台處明備婺州江陰軍共九州軍自認發後來每年各已依數起發別無拖欠并鎮江府所認數目不多並合依元認之數俵買起發外平江府秀州各係水鄉不係桑蠶浩瀚之處委與其他州軍事體不同今重別參酌均定秀州元認一萬五千匹今欲自紹興三年為始與減五千匹認起一萬匹平江府元認四萬匹除兩經

咸免外止認一萬匹竊緣秀州與平江人物繁盛不同
秀州咸五千匹外尚認一萬匹其平江府難以盡行蠲
免欲自紹興三年為始與咸三千匹認起七千匹所是
兩州咸下八千匹却回臨安府自紹興四年為始認數
起發其平江府紹興二年以前拖欠未起五萬四千匹
欲乞更與蠲免從之十月九日尚書考功員外郎魏仁
言昨降詔書以和預買紬絹價錢固已虧損人戶而又
州縣多不支給委提刑索取已未支數來上當議與憲
臣聞州縣奉行詔書旋即支散而姦胥猾吏乘時乞取
且有詭名盜請者朝出公帑之門暮歸群吏之家百姓
以戶籍所繫初不敢較也臣謂不若據合支和買本錢

撥充逐戶免役錢使官無侵受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詔
令諸路轉運常平司限三日同共相度申尚書省其後
戶部言兩浙轉運司契勘本路州府合依紹興四年和
預買本錢共七十三萬七千餘貫委是無可那撥浙東
提刑兼常平司申若將人戶合納役錢撥充和買本錢
雖於轉運司別無妨礙其人戶既不輸納役錢則諸州
更無役錢可以支給必致妨闕兩浙西路提刑兼常平
司申免役錢係募人充役按月給散不可少闕深慮轉
運司既將免役錢撥充和買本錢後必不依時便肯撥
還却無錢給散役人臨時妨闕本部契勘免役錢在法
據歲用之數係於人戶等第上均敷入官椿留募人充

卷一百一十五

役按月給散並是指擬之數不可少闕其錢係常平司
所管之數欲乞依兩浙東西路常平司所申事理施行
餘路依此從之四年正月十四日詔和預買本錢已降
指揮隔季椿辦如違限不椿或擅支用者並徒二年二
月九日詔應今後遇有科敷及和買監司郡守須契勘
諸縣實有合支錢窠名數日方許施行若違戾詔令科
率百姓者監司郡守並一科罪九月十五日明堂赦契
勘近年以來紬絹之價比舊增貴數倍而和預買本錢
或不時給或給錢多有侵刻弊事甚多重擾百姓仰諸
路轉運司將人戶每歲合納和預買紬絹於五分中特
減一分以償本錢免令人戶赴官請願謂如戶下合納

五匹即以一匹充本錢只納四匹之類不及匹者以丈
尺寸紐算其減下一分紬絹令本司收簇合俵本錢置
場收買依限起發不得虧損上供額數如有不足據的
確數目依兩浙轉運司已降指揮取撥本路一分酒稅
錢應副尚不足者於建交四年以後諸州添酒錢內支
撥仍自紹興五年為始十月十九日戶部侍郎梁汝嘉
言每月經費合用錢一百餘萬貫兼調發軍馬所用倍
多理當權宜措置今相度以江浙合納夏秋和買紬並
行折納內二分每匹折錢四貫餘八分折錢六貫絹以
十分為率折納五分內二分每匹折錢四貫三分折錢
六貫令逐路轉運司計綱送納從之五年五月二十三

酌
料

卷三十四

八

日三省進呈收買一分和預買絹趙鼎奏曰前來敕文
中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價本錢令轉運司依年例置場
買發今訪聞諸州縣却令一分中一半納本色始欲優
恤百姓其實重害欲令自來年依祖宗舊制前期俵散
本錢和買上曰甚善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明堂大禮赦
勘會應拋科之物前後累降指揮住罷其收買軍器物
料並係朝廷酌量州軍大小各有所買分数仍支撥可
以指擬錢數收買竊慮州郡並不依實價和買因致科
敷於民及於數外拋科或不即支還價錢百端搔擾可
令提刑司覺察按刻以聞其違戾去處當職官重寘典
憲仍許人戶徑詣尚書省越訴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

書門下省奏勘會紹興府和買絹比之諸州太重詔與
減放一萬匹令孫近相度均減九年正月五日詔江浙
今年合納和預買紬絹已降指揮以分数折納見錢緣
給本錢州縣往往不曾支給可於見折錢上每匹特免
一貫文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敕勘會江浙和預買緣歲
用浩瀚未能盡罷比年減免以十分為率止折一分務
從寬恤訪聞諸縣不依所降分数違法折納以充自用
或胥吏畏私科出虛數計會增減實為民害仰監司郡
守常切約束真實數明出板榜曉諭如有違犯逐一覺
察按劾官員竄責人吏決配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宰執
呈上供和預買紬絹州縣循襲率以二月起催上曰二

月間蠶猶未生預期催促使民間何以應辦檄曰當令漕司約束須依舊來條限常切覺察按治九月二十五日詔江浙州軍見輸納折帛錢舊立價錢比今時價稍高兼逐路土產物帛不一竊慮民戶難為出辦理宜寬恤令兩浙紬絹每匹減作七貫文內和買減作六貫五伯文綿每兩減作四伯文江南東西紬絹每匹減作六貫文綿每兩減作三伯文仍自紹興十八年為始其減下錢令戶部具數申取朝廷指揮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詔和買以來必無不均但今守令觀望自為私意或免或不免如前宰執與見任宰執前從官與見任從官前觀察使以上與見任觀察使以上元有指揮與免則明

出榜示聽免元無指揮與免則明出榜示納如此則
官戶庶戶一例和買入納之家安得有愁歎之聲且令
有司依舊法均買仍將作弊受納官生賦論專知司屬
次配並令監司郡守按劾如尚有容隱不真典憲者更
令臺諫奏陳從侍御史湯鵬舉請也七月十八日起居
舍人凌景夏言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
什二三而西北人以駐驛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
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昨紹興二十年錢塘仁和兩縣
在城民戶與西北人衆同推排等第各已注籍至二十
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有司乃以
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民戶至

今不免望將臨安府在城營運浮財物力依已降指揮
並與蠲免從之仍自紹興二十七年為始閏十月十三
日臣寮言和預買隨正稅絹均科諸郡多寡不同其和
買多於正稅至一倍去處近年又緣鄉司走移人戶家
業每年增添謂如今年着一匹明年着一匹一尺又次
年着一匹一尺五寸之類其逐年上供之額元不曾增
添止是鄉司取受將形勢上戶或公吏之家偷落減免
却均入槩縣人戶名下補數若以謂有逃亡之家自合
分明出榜除豁本縣合拘催欠負補數不應歲歲增添
欲望行下諸路州縣將人戶合納夏稅某人名下正絹
若干和買若干出給憑由散付人戶收執永遠照應輸

納如人戶物業有進退合分明開具增添之數改給不
得暗有增敷庶絕鄉司取乞走移之弊從之三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都省言江浙和預買紬絹合將官戶與編
民均敷務要均平見今州縣有科和買止及上三等去
處及有限以物力錢數均敷者本係優恤下戶易於輸
納却有上戶權勢之家計囑點吏詭名寄產分析子戶
走弄物力以致科敷不及使貧民受弊無所赴愬詔令
江浙漕臣行下所部州縣將上戶至下戶田產以畝數
稅錢多寡並一等均納和預買紬絹務要均平不得因
而溢額科敷如依前有偏重不均去處按劾聞奏仍許
民戶徑赴尚書省越訴所有自來用營運浮財物力去

處亦合將官民戶並一等均納 孝宗隆興二年正月
二十四日臣寮上言今日州縣之間繫民之事最號要
切者和買紬絹是也元降指揮與前後敕文臣寮申請
皆不以稅錢多少一例均敷州縣妄以寬恤下戶為詞
只將上戶稅錢紐數科敷歲歲不同鄉司持此為走弄
之弊今相度不以稅錢多少一例均敷即乞統計一縣
合科和買紬絹之數立為定額若人戶將產業典賣即
據本戶合着和買於契內聲說分割稅錢和買若干入
交業人戶則鄉司走弄之弊不革而自除也或元用物
力錢高下分科者亦依稅錢施行戶部看詳如自來係
隨田產稅錢一例均科去處即隨鄉原體例及自來等

第科折其元用兩項物力錢均科者亦仰州縣將官戶
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合隨數均敷庶得允當詔
依仍令諸州守倅日下措置八月二十六日權發遣逐
寧府杜莘老言本府所管五縣上三等戶每年納兩稅
折變物帛并和買絲綿細絹及激賞絹軍興後來科折
稍重第四等戶兩稅止納正色又更全免和買第五等
戶激賞絹皆免以此姦豪多端作弊詭名隱寄分開戶
籍降就下等積年規避顯屬僥倖欲將每年合俵和預
買物帛先以見今上三等戶家業紐算如有少數於
第四等頭戶處趙補均俵足元額而止蓋第四等頭戶
與第三等戶家業高下不甚相遠輸送亦自無錢即

不令均及四等下戶戶部看詳若三等以上人戶拆立
戶名作挾戶分攤避免科役自合勒令首併若係貧乏
減降作下等即合推排日將四等人戶富實者墮入第
三等戶數今若依所陳便將第四等戶均數官物竊慮
不得其實却至不均引惹詞訴今欲下潼川常興司照
應見行條法施行從之同日杜革老又言和買物帛據
元豐法並支本錢絹每匹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
絲每兩六十五文綿每兩三十五文當時欲優恤民間
預於正月十五日已前先支人戶於上三等均數候起
催夏稅日送納軍興以來更增添激賞絹一項當時係
於省司錢內撥錢置場依時價收買每匹不下五貫後

來官司却於四等人戶均敷先令送納然後請錢遂致
州縣移易他用無一錢及民又州縣催理兩項物帛除
合用正色之外將所係餘分數理估絹每匹錢引五道二
分紬每匹錢引四道半絲每兩錢引六百四十文綿每
兩錢引半道却不會計錢數均敷以致上戶有力之家
纔先送納正色下戶多納估錢又上戶多成匹兩下戶
多是畸零却令圓零送納下戶委是重困欲乞令民間
紐算本戶合請和買并激賞本錢數目具鈔對納名下
兩稅錢物免致官吏移那隱陷又乞令州縣將正色并
估錢自上及下一槩均定內有畸零不成匹兩者許與
別戶合鈔送納戶部省詳四川路諸州軍和買紬絹物

帛已有指揮於三等人戶上一例均敷其不成端正許
行合鈔送納在法諸縣散預買紬絹價前期錄應用條
制及排定應給日分曉示於正月二十五日以前不得
尅納欠負欲下四川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見行
條法指揮施行從之 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右正言
程叔達言方今民間輸納稅賦惟和買最為流弊之極
其始也官以錢鹽折支其後既無錢鹽但據歲額直科
本色又其後不用本色乃以直科之數折納價錢今一
縑之直在市不過三數千而折納之價乃至七千又有
所謂市例頭子錢朱墨等錢所費不一其於和買之初
意豈不大相遼絕哉故前此論者欲分其數均而平之

戶部措置遂令州縣將官戶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隨數均敷是亦務於均平之意也然臣訪聞州縣間固有有用田產稅錢一例均科者亦有用浮財物力兩項均科者既已不同矣而於兩項物力均科之數又自不一且以臨安言之謂如新城則十貫以上富陽則十三貫以上臨安則二十貫以上方始均敷其參差不齊如此他郡可知以臣觀之若自每貫每百一例均敷則失於太苛非惟科擾及於貧下而官司亦難辦集故臣之愚以謂今歲災傷之餘中下人戶饑乏貧困朝廷方且賑濟寬恤之不暇豈宜一例均敷也緣戶部昨來既已行下即州縣目今必定遵行竊恐下戶愈致重困欲望

亟降指揮令諸路州縣止依自來久例科納不得每貫
每百均敷庶幾上下均平事體歸一從之九年三月六
日祕書省祕書郎兼權起居舍人趙粹中言兩浙和買
莫重於紹興紹興諸邑會稽為最且本府歲科和買一
十四萬六千餘正會稽一邑獨當二萬二千正有畸均
在上四等人戶以物力錢數科敷自經界後上四等戶
物力錢七十三萬貫以物力四十六貫有奇科和買一
正已是重大緣會稽田薄秋夏二稅已重複有十四項
物力和買如賜田職田抵當沒官田之類皆一時幸免
却均入人戶補充原額愈見重困坐是節次為人戶詭
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七經推排減

落去物力錢二十九萬貫有畸見管祇存四十三萬貫
當來下戶三分不該和買今成下戶其弊灼然官司勢
不得已至於物力錢一十九貫有奇便科一匹則是有
田一畝即出和買七尺六畝則成匹矣向去推排走失
物力錢轉愈甚和買愈重民力困竭舉貸出產不足償
納乞據畝頭定數科數均納詔給舍臺諫戶部同共看
詳申尚書省既而戶部尚書楊俊等欲下兩浙轉運司
從長相度其後本司相度畝頭均科恐擾下戶欲且依
舊例科納竟不果行 嘉定二年正月十四日臣僚言
輦轂之下鋪戶不知其幾近來買到物件其間小戶無
力結托雖有收附無從得錢又有不係行鋪之物客到

即拘送官且有使用方便納中而終年守待不得分文窮餓號泣無所赴懇乞委官點對應臨安府截日已買過未支錢盡數呼集行鋪日下支還毋得再落吏手仍今日後須以見錢收買不得拖欠積壓如有違戾許經御史臺陳訴將當職官重加懲治吏人受屬侵移計賊定罪所有北使經從治塗州郡亦乞倣此行下從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僚言泉廣船司日來蕃商渡少皆緣剋剥太過既已抽分和市提舉監官與州稅務又復額外抽解和買宜其懲創消折憚於此來乞嚴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今後除依條抽分和市外不得衷私抽買如或不悛則以賊論從之十六年九月八日

臣僚言國朝稽古建官均融萬貨出於左帑給於賣場而此物定例委之估奪兩局應所折買貨物先須編揀色名估定價直繼行覆審然後請取於所屬之庫而類成套跋赴於所賣之場而課以入錢廼有寡廉之士絨狀求買販依行商欲市而不可得甚而監轄有官偽作名目縱子弟之懋遷此則弊於官者然也物欲甚平而增損其數價欲其等而高下其名徒手來市者每致久稽賂遺先及者無求弗獲甚而頒貨未至而待入之錢輒與寄官出貨已售而合入之錢尚未交庫侵移變轉欺隱日滋此則弊於吏者然也乞下戶部應左藏折賣貨物恪遵舊制先從估局定價請官審覆方往逐庫交

收赴局打套秤別輕重均一方可開撥賣場視錢幣貨
隨與抄歷藏庫按時拘納不許滯留監轄親臨各共所
職有偽托偽名私為貿易及封狀覓買者並生違制重
行鑄降更有侵易錢物計贓決配估籍庶乎通商惠
兼利公私從之

互市

太祖乾德四年四月詔江北諸州縣鎮近聞自置榷場
禁人渡江以來百姓不敢漁樵又知江南仍歲飢饉自
今除商旅依舊禁止外緣江百姓及諸監煎鹽亭戶等
並許取便採捕過江貿易

景德二年正月詔雄州如北界
商人齎物貨求互市者且與交易諭以自今宜令北界

官司移牒俟奏聞得報乃敢互市時契丹新城都監遣
吏齎牒請令商賈就新城貿易雄州以聞故也二月三
日詔沿邊州軍朝廷已令於雄霸州安肅軍三處置權
場與北界互市慮其或就他處回易即逐牒報云已於
三處置權場輦致物貨請告諭商旅居民詣其處交易
兼諭以朝旨云他處不置貨幣益慮民人商旅往來多
歧難於約束或致增減物價虧損鄰邦民庶之意報訖
飛驛以聞先是北界舉移牒緣遼州軍云逐處已開權
場請許南北商人往來交易故有是詔十四日帝曰自
北面通和或有邊防机事及官吏能否及北界往還報
問須得有才識者為裁處之往年開權場常遣使臣二

人往來提點可依此建置便付以其事中書樞密院可
共擇二人以聞三月令雄州勿得以錦綺綾帛等付權
場賈先是帝曰自來輦致錦綺等物在彼蓋備持禮之
用慮其貿與北客況戎狄無厭若開其端即求市無已
有所不及即懷嫌恨故有是詔仍令有司自今當輦錦
綺等物赴雄州者先以啟聞待報四月十九日都官員
外郎孔揆供奉官閤門祇候張銳同提點雄霸州安肅軍
權場二十五日知雄州西上閤門使李允則言契丹常
禁止國中殺食無得出境其民有冒禁來詣權場求市
糴者轉運司皆令以茶供博易且所得至微寔恐非便
詔罷之五月詔雄州契丹詣權場市易者優其直以與

之八月命河北轉運使劉綜都官員外郎提點雄州權
場孔揆等與諸州軍長吏共平權場互市物價以和好
之始務立永制三年九月詔民以書籍赴公邊權場博
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 四
年七月廊延鈴轄張崇貴言得趙得明牒準詔於保安
軍置權場望許蕃民咸赴貿易市從之十一月河北公
邊安撫司定定州軍城寨權場止接山路往者北境嘗
請開修此路久則非便況飛狐茭牙權場以商旅罕至
停廢其軍城權場亦請不置從之 大中祥符五年正
月帝謂王欽若等前省瀛州言有百姓二人緝逐到北
界商旅齎物貨到州貨賣有違自來條約其百姓即以

此恐嚇北客大段取却錢物因此可詔諭安撫司今索取元恐嚇人物交付契丹界仍令鈐轄不得令北界商賈潛赴近南州軍經商六月廣南西路轉運司言文州黎至忠乞發人船直趨邕州互市帝曰瀕海之民常懼交州侵擾前止令互市於廉州洎如洪鎮蓋海隅有控扼之所今若直趨內地事頗非便宜令本司謹守舊制閏十月詔河北權場所市食羊死於路者無得抑市人鬻之八年八月令沿邊權場巡守軍健並須用駐泊兵士不得差本州軍人初內殿崇班王昭雍言逐處權場悉差本州軍人其間有與北界人戶親故者以互市為名期於權場恐亦非便請行條約故有是命十一月帝

其一作實

曰臣寮言趙德明進奉人使中賣甘草從容甚多人數
比常年亦倍乞行止約及告示不買王旦等曰斯皆無
用之物陛下以其遠來嗜利早年令有司多與收買若
似此全無限量縱其無厭亦恐其難為止約至如牽馬
及諸色隨行人多邊臣從初亦合曉諭勿令大段放過
帝謂王欽若曰可令廊延路鈐轄體量裁損之又謂旦
等曰此時且須與買隨行人已到者恐喧隘即分擘安
處之勿令失天禧元年三月禁延州民與夏州牙將互
市違禁物者先是言事者言夏州鬻馬於延州所得價
直悉市物歸蕃多違禁者請載行條制故也二年十一
月詔廣州自今蕃商發往南蕃買賣因被惡風颶往交

州管界州郡博易得紗絹紬布見錢等回到廣州市舶
亭除黎字及小細砂鑽等不是中國錢並沒納入官外
其餘紗絹紬布物色取其三之一納官餘二給還本主
所犯人從違制失條例科斷初祕書丞朱正辭言廣州
有蕃商銅舡中載黎字錢到州頗紊中國之法自今犯
者望決配牢城帝以刑名太重非來遠之道故令減而
申明之三年十月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馬亮言福
州商旅林振自南蕃販香藥回為隱稅真珠州市舶司
取其一行物貨悉沒官內有蕃人你打小火章聞等名
下各有互市香藥為綱官犯罪一例沒納準元降詔命罪
不及此其蕃客望量給一分蕃人你打十分給與五分

小火章闡蕃客郝賴等並全給付從之 仁宗天聖四

年十月河北沿邊安撫司言乞今後所差河北監榷場使臣乞下三司保明殿直已上有行止心力諳會錢穀累厯外任班行者充從之五年二月中書門下言北戎和好以來發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榷場商旅互市往來因茲將帶皇朝以來臣寮著撰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邊鄙機宜事望行集止絕詔自今並不得輒行雕印如有合雕文集仰於逐處投納一本附遞聞奏候到差官看詳別無妨碍降下許令刊板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仍毀印板及今沿邊州軍嚴切禁止不得更令將帶上件文字出界慶厯五年九月

詔河北河東陝西沿邊州軍有以堪造軍器物鬻於化外者以私相交易律坐之仍編管近裏州軍六年正月十八日樞密院言夏國近遣賀正旦人到闕以錢銀博買物色比前數多欲令引伴鄭餘壽到界首婉順諭以白承用等今次博買物以權場未開因茲應副今後場中無者必難應副只於場中博易從之皇祐四年十一月詔宣徽使狄青廣南吏民有與蠻人買博易者斬訖以聞仍徙其家嶺北嘉祐元年三月詔河北沿邊商人多與北客貿易禁物其令安撫司設重賞以禁絕之二年二月知并州龐籍言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元藏訛龐之謀若非禁絕市易竊恐內侵不已請權停陝西沿

任
一
作
務
一
作
物
任

邊和市使其國歸罪訛龐則年歲間可與定議詔禁陝
西四路私與西人貨易者七年八月開封府言得知下
漢州彭仕義言乞與同誓二十州每歲入貢於權貨務
便錢五百千下鼎州市諸物歸峒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治平四年八月十二日神宗即位未改元河東路經畧
司言麟州中西界乞通和市勘會昨為西界賊馬攻逼
慶州大順城尋勒住歲賜令陝西四路河東路經畧司
應公邊有西界和市處嚴切止絕邊民不得將物貨私
相交易詔夏國已上表謝罪及差人進奉所有和市依
舊放行神宗熙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涇原路經畧使
蔡挺言乞朝廷嚴行禁止熟戶與西人私相傳買仍乞

差提點刑獄朝臣武臣分路沿邊州軍按舉從之三年
六月三司言相度雄霸州安肅軍三權場乞將合支見
錢除充北客盤纏等錢外餘令筭膾茶行貨如違其監
專使臣等並依透漏違禁物貨條從違制并故失公私
罪從之四年十月十九日詔近雖令陝西河東諸路止絕
蕃漢百姓不得與西賊交易訪聞止是去冬及今春出
兵之際畧能斷絕自後肆意往來所在無復禁止昨於
三月中有大順城管下蕃部數持生絹白布雜色羅錦
被褥膾茶等物至西界辣浪和市復於地名黑山嶺與
首領歲美泥咩七悖訛等交易博過青鹽乳香羊貨不
少況近方令回使議立和市苟私販不絕必無成就之

理及未通和之間使賊有以窺測我意深為不便可申明累降指揮再下逐路經畧司遵守施行五年九月一日權三司使薛向言延秦慶渭等九州舊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芻糧錢帛償以解監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而秦州當四十萬貫今割秦之古渭寨以為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折博務故商旅未行臣以為並邊新造之地宜有儲積以待警急願以其事下張詠張穆之使並置折博務仍分十五萬與通遠七萬與鎮洮從之六年七月九日梓州路提舉在京市易務言河東漢蕃市易久廢乞委轉運副使趙子幾經度從之七年正月十七日河東經畧都轉運使言同相度乞罷創置

吳堡其寧星和市依舊開通從之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都提舉市易司言乞借奉宸庫象牙犀角真珠直總二
十萬緡於榷場交易至明年終償見錢從之九年二月
十六日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界甚有人戶衷私興販
欲乞自今後應與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與者并引領
人皆配鄰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知情般載人鄰州編
管許人告捕每名賞錢五十千係巡察官員公人仍與
折未獲彊盜一名即犯人隨行并交易取與物過五十
千者盡給因使交易準此給賞有透漏官司及巡察人
杖一百再透漏者巡察官員奏裁從之十年十月二十七
日客省言于闐國進奉使羅阿厮難撒温等有乳香三

急一作息

貢奏一作供奉

萬一千餘斤為錢四萬四千餘貫乞減價三千貫賣於
官庫從之 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批西驛交市
舊法除賣於官庫外餘悉聽與牙儉市人交易提舉市
易司近奏並令市易上界管認一切禁其私市聞戎人
甚不樂昨正旦使所須物本務又不能盡有不免責買
於市肆會其興贏數亦不多宜令仍舊六月十七日董
璪貢奏大首領景青宜堯令支等辭上召諭曰歸告董
璪今已許汝納款此後可數遣人來任便交易二十六日
廣南西路經畧使曹布言欽廉州宜各添驛安泊交易
人就驛置博易場委州監押沿海巡檢兼管勾從之六
年七月十三日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言乞於

蘭州添置市易務支撥錢本計置物貨應接漢蕃人戶
交易因以增助邊計從之七年二月八日知明州馬琬
言準朝旨募商人於日本國市硫黃五十萬觔乞每十
萬觔為一綱募官員管押從之七月二十九日廣西經
畧安撫司乞於融州王口寨置博買務通漢蕃互市乞
度僧牒三十道為本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
二日左正言朱光庭言累降指揮下陝西河東路經畧
司禁止邊人不得與夏國私相交易訪聞私易殊無畏
憚詔將官及城寨使臣覺察違者治之 紹聖元年閏
四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商賈於海道興販並具人
船物貨名數所詣處經州投狀往高麗者財本必及三

先作充

千萬貫船不許過兩隻仍限次年迴召本土有物力戶
三人委保物貨內毋得夾帶兵器從之以上續國朝會
要 高宗紹興十二年五月四日戶部言近承指揮於
賸貽建置榷場博易買南北物貨為和議已定恐南北
客人私自交易引惹生事今條具下項一准西京西令
逐路總領錢糧官司本路漕司陝西令川陝宣撫司都
轉運司同共相度議定置場去處合用折博物貨從本
部量度申朝廷給降一南客難與北客私相博易南客
物貨並於逐路榷場令監官臨時酌度價直每貫搭息
不得過二分盡數充賣入官監官別行搭息與北官博
易施行一每場置主管官二員乞從朝廷選差內陝西

場一作差

一場主管官令宣撫司就近選差仍令置場去處知通兼提點或知縣縣丞兼行主管監司每季檢察詔依仍令於逐路見在錢內先次支撥本錢具支撥錢數申尚書省十一日詔盱眙軍見措置榷場令戶部辟差一次十七日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沈該言竊惟朝廷創置榷場以通南北之貨嚴津渡之禁不許私相貿易然沿淮上下東自楊楚西際光壽無慮千餘里其間窮僻無人之處則私得以渡水落石出之時則淺可以涉不惟有害榷場課利亦恐寢起弊端欲望嚴賜戒飭沿淮一帶州縣重立罪賞覺察禁止庶幾內足以專課息之源外足以固鄰國之好詔令陳堯吳序

如疑知

斟作勘

賓胡紡嚴切禁止覺察二十二日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紡言今承指揮令准西總領官與漕司於對境去處措置權場就行領提其先准指揮令紡覺淮西西私渡等事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勘會胡紡係見任司農卿即非外任官司合覺察西路詔胡紡依前後已降指揮嚴切覺察八月七日戶部狀如盱眙軍措置權場沈該言近來泗州並不放北客過來竊慮南客聞知如此未肯前來今相度欲日後遇有南客到場令主管官斟量行貨將小客每十人互相委保抄上姓名據逐人所有物貨留一半在場先給一半前去止許過淮到泗州權場博易候博買到北貨回來赴本場寄留却給放

色
一作司

留一半再押過博易了當計往來南北貨物錢數各重
搭息錢入官所有大客並依舊拘留在場準備北客到
來博易其北客渡淮依已降指揮令渡口官司抄上姓
名押赴本場博易物貨庶幾北岸亦肯放過北客日後
博易美增本部今措置欲將實係一百貫以下物貨之
人為小客如大商輒敢詭名分作小客過淮賣買許保
內及諸色告首以隨行物貨給付充賞犯人依越渡黃
河法斷罪從之十九日戶部言今來建置權場欲將歲終
收息立定賞罰下項主管司兼主管同任內至歲終將
本錢比較息錢謂如本錢一萬收息錢一千貫一分之
類本錢不滿萬餘貫不推賞增已下內選人比類施行

加
作
如

六分以上減磨勘半年七分以上減磨勘一年八分以上減磨勘一年半九分以上減磨勘二年一倍以上減磨勘二年半虧為收息不及者五分展半年磨勘四分展一年磨勘三分展一年半磨勘二分展二年磨勘一分展二年半磨勘主管官兼主管同除依格賞外加增及七分以上支錢一百貫每一分加五十貫至二百貫止並於息錢內支仍共給提點措置知通除難以支賞錢外如至歲終依前項增息^比主管^官格法遞加半年磨勘如虧息令總領錢糧官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責罰施行總領錢糧官及提領監司候歲終令本司開具息錢增虧數目從戶部點對比較取旨賞罰從之十月

免
一作免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六日戶部言盱眙權場將南客販到草末茶止許與本場官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博易茶貨從之十二月二十日戶部言主管淮東盱眙權場曹泳劄子客人於本場博買到北貨從本場出給關子從便前去貨賣仍免半稅其經由稅務既收稅後更不契勘有無本場關引及關引內同與不同既便放行措置欲將本場關引從提領司印給排立字號付本場置厯消破旬具支破數目客人姓名物貨名件申提領司照會點檢或本場開具不同及於關引內影帶數目許經由稅務徑申提領司根究將本場官吏重賜行遣如或經由州縣稅務點檢得有客旅將帶北貨無本場關引及關引內數

目不同不即根究容縱放行致有透漏其稅務官吏並
乞依透漏私茶鹽法科罪仍却許本場覺察庶幾有以
關防從之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止使所過州軍如
要收買物色令接引送伴所應副即不得縱令百姓與
止使私相交易可立法禁止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詔
省邵州瀘溪寨博易場監官令知寨兼行管幹從本路
諸司請也十九年正月十一日上謂宰執曰國信所回
易恐引惹生事可降旨令罷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詔
光州已置榷場所有合行事件並依盱眙軍榷場體例
施行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詔復置黎州在城雅州碣門
靈關兩寨三處博易場委四川提舉茶馬司專一提舉

以本路諸司有請從戶部看詳也二十六年六月二十
六日詔黎雅州博易場見收買珠犀水銀麝香並罷已
買者赴激賞庫送納日後蕃蠻將到珠犀等並令民間
依舊交易二十八年二月七日詔沿海州軍州通依條
不得博易令監司常切覺察以知欽州戴萬言邕欽廉
州與交趾自守倖以下所積俸餘悉皆博易故有是詔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盱眙軍言據北界移文唐蔡鄧秦
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榷場只存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
日一次開場詔盱眙軍榷場存留餘並罷三月一日知
盱眙軍措置榷場楊杭言竊見諸處榷場已承指揮並
罷將來南客萃在本場博易屋宇不多無以安頓物貨

俟
一作
候

欲添蓋一百二十間應南客過淮日每名給木牌一面
渡口檢察放令上舡俟回據牌點名發入榷場拘收牌
號元降指揮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下差撥到不係
披帶軍兵三十人部押將校一人巡防今乞添差五十
人詔從之九月七日右正言王淮言臣伏覩去年勅書
累降指揮禁止公淮私渡博易物色竊聞淮之間尚多
私相貿易之弊如楚州之北神鎮楊家寨淮陰縣之磨
盤安豐軍之水寨霍邱縣之封家渡信陽軍之齊冒鎮
及花厲棗陽舊有榷場去處不可勝數其間為害最大
天下之所共知商賈之所輻湊唯蔣州之西地名鄭莊
號為最盛甚者如茶牛錢寶方立名目一例收稅肆行

馮
一作馬

卷之三

十五

莫禁以歲計之茶不下數萬引牛不下六七萬頭錢寶則未易數計不可不慮也詔令逐州知通本路帥憲覺察措置十一月二十一日權發遣黎州軍州事馮時行言到任便民事一項本州係蕃蠻互市之地所出犀角真珠等物官吏於蕃蠻兩行牙人收買虧損價直乞應干互市貨物不許見任官收買如有違犯重寘典憲詔依以上中興會要孝宗隆興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詔令四州總領所措置椿辦錢一百萬貫招誘商販乾姜絹布茶貨絲麻之類增直收買仍委宣撫司同本所措置於近邊置場博易軍須等

物應副支用及約束州縣常切鈐束專欄不得高喝稅錢務要優潤客人廣行興販中書門下言西北必用之物而本處所無如乾姜絹布茶貨絲麻之類訪聞有商旅私相博易不惟失陷稅課兼恐漏泄事宜故有是命十二月十八日詔盱眙軍依舊建置權場於是淮東安撫周淙知盱眙軍胡昉言紹興十二年初置權場降到本錢十六萬五千八百餘貫係以香藥雜物等紐計作本今欲從朝廷斟量支降舊制總領兼提領官知軍兼措置官通判兼提點官權場置主管官二員押發官二員主管官係朝廷差注押發官從措置官辟差其客人販到物貨令主管官斟量依市直估價通放過淮每貫

收息錢二百牙錢二十脚錢四文牙錢以十分為率九
分官收一分均給牙人其脚錢盡數支散脚戶舊制客
人自泗州易到回貨令盡數於場安頓本軍選差監官
一員看驗收稅關報權場出給關引付客人賞執沿路
稅場照驗與免一半稅錢如官司奉行違戾許客旅陳
訴具申朝廷其官吏請給於本場收到息錢內支給公
吏並行重祿舊制以客販薑貨雜物至場博易多至楚
州北神鎮私渡過淮遂行下瓜洲楊州邵伯高郵寶應
楚州淮陰龜山稅場各置走歷二道往來交傳至本場
博易每月終分聽取索點檢結押舊制客人販物貨到
本軍赴稅務投納稅錢訖給標子付客人收執賣所販

援一作投

物貨上場博易其南客所販物貨到本軍先經稅務援稅給關子收執前去泗州權場博易每甲不得過十人物貨不得過三百貫應諸軍將校有官人及西北歸正人並不許過准舊例每日一次發客至紹興二十九年緣諸路廢罷權場止有本軍一處通放客旅當時令五日一次遇有過准客人具人數姓名赴措置司每名請牌子并空名關子各一赴本場批鑿貨物名件付客人收執候過准從本渡拘收牌子赴軍回納已上事件今乞並依舊例施行仍乞將權場拘收茶引通貨錢每引減免三貫於權貨務所納番引錢上添起准西州軍亦乞依此如願過准博易經由權場却免再納本場翻引

錢正收通貨錢貲貽知軍帶專一措置沿淮公事務禁絕楚州北神鎮及濠州接界等處私渡之弊詔戶部先次支降見錢五萬貫餘並從之 乾道元年二月五日

詔忠翊郎劉度提轄淮南東路貲貽軍權場提轄官每月特支別給錢三十貫添給錢二十貫供給錢依州鈐轄例申發奏狀遞角徑入戶候差進奏官承受三月十一日詔隨路棗陽縣權場移置於襄陽府鄧城鎮其合置權場官屬及給降物貨於本錢等照應舊例施行於是權兵部尚書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沈介言今於鄧城鎮修置權場欲依舊令總領官司漕臣提領措置依例支降本錢五萬貫於湖南總領所支撥令用博易物色匹

帛香藥之類從朝廷支降付場博易其餘合行事件並
依盱眙軍體例施行從之四月七日詔壽春府花廳鎮
建置權場於是知壽春府吳超條具所行事件並乞依
盱眙軍權場體例施行從之二十五日詔盱眙知軍可
兼提轄權場七月三日淮南東路盱眙軍權場言據客
人薛太販到沙魚皮二百二十五箇到場通貨慮是違
禁之物元降指揮不曾該載緣可以權裝馬鞍裝飾刀
劍係堪造軍器之物理宜禁止詔今後客人販沙魚皮
過界依販犬馬皮等斷罪仍申明行下九月十五日詔
光州光山縣界中渡市建置權場於是知光州郭均申
請乞從朝廷支降本或用虔布木綿象牙玳瑁等物折

計降下內合置官吏及應干合行事件乞下戶部檢照
盱眙軍權場申請到指揮全文行下以憑遵守從之二
十二日詔淮東總領所行下本場依紹興十三年五月
六日指揮自今年六月一日至來年六月一日終通掇
一全年開具所收錢數比較施行其餘權場依此以盱
眙軍權場申自六月一日通放客旅將來合行比較年
額緣興販之初收息微細乞至年終殘零月分免比較
截自來年正月至年終立額於次年月日比較故有是
詔二年四月二日京西路轉運司申近聞北界於唐州
城南別置權場一所曾有板榜至棗陽軍界首招誘客
旅多有不經襄陽稅務并鄧城權場徑自棗陽軍界往

唐州博易買賣乞支撥本錢就襄陽軍添置榷場一所
詔令戶部相度後不果行三年六月二日詔盱眙軍軍
改兼措置榷場通判改兼提轄榷場自後守倅依此閏
七月十二日尚書度支郎中唐瑑言襄陽府榷場每客
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錢一貫三伯方聽入
榷場所將貨物又有稅錢及宿食之用並須見錢大約
一人往彼交易非將見錢三貫不可歲月計之走失見
錢何可紀極而北界商人未有一人過襄陽榷場者聞
於光州襄陽私相交易每將貨來多欲見錢仍短其陌
意在招誘嗜利弄湊者衆今錢荒之甚豈容闕出如此
乞委京西帥漕司同共措置從之五年九月四日詔省

罷盱眙軍權場提轄官餘路準此十月十七日權發遣
安豐軍張士元言本軍管下花靨鎮權場課額全籍收
納通貨錢近年上司差人收買北物多是般販南貨各
執文引又與權場通情不依則例收納官錢走失課額
及與客人搭帶貨物州郡無從檢察所買回貨多紫草
紅花之類實倚官引影占作弊乞自今有官司文引影
占般販之人許隨所在申審如係近上官司亦許申朝
廷仍行下安豐盱眙軍光州等處權場遵守從之八年
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言已降指揮令淮南京西安
撫轉運司鈐束權場客人不得以銀過淮博易聞沿邊
州軍全不約束詔行下沿邊守臣督責巡尉并權場主

原一作厚

請一作送

管使臣等嚴行禁止九年二月七日臣寮言昨來朝廷
曾差使臣般發檀香前去安豐軍同本軍知軍措置博
易絲絹今乞將庫管檀香依昨來體例般發委本軍措
置詔於左藏庫支給三分以上檀香三十斤吏部差短
使一員管押前去三月二日知揚州王之奇言準朝旨
令措置禁止北界博易銀絹聞泗州權場廣將北絹低
價易銀客人以原利多於江浙州軍販銀從建康府界
東陽過渡至真州取小路径至盱眙軍過河博易致鎮
江府街市鋪戶茶鹽客人闕銀請納鹽鈔茶引等除已
行下淮南沿江州軍將應干私渡取會依條禁止外有
江東西浙西湖北州軍沿江私渡亦乞嚴賜禁止若並

山條應立後

行官渡則私販自絕所有官渡乞更不令民間承買仍
選有心力使臣監渡重立賞罰詔逐路沿江州軍將應
干官私渡見官監買撲去處逐一開具申尚書省

嘉定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沿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
龍頤迤與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姦民豪戶廣收米斛販
入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獲
數倍穀價安得不昂民食安得不乏又况南北貿易之
際能保其不泄漏事體以挺釁名變乎乞下沿海州軍
各勅所屬縣鎮籍定海舟應有買販入蕃先具名件經
官給據委官檢實方得出海巡警官司必看驗公憑方
許放行如海商過蕃潛載係禁之物許令徒黨告首事

此條應立前

涉重害者以舟中之物與之充賞至若米斛在舟只許會計舟人期程公用不得過數般販入蕃庶幾姦民知所畏戢從之 紹熙五年四月十九日戶部言盱眙軍中淮河權場發客本軍專一關防透漏之弊已措置給牌分地分不得互相踰越外內主管官只合在大門下勾銷搜檢緣當來係依安豐軍花靨鎮例今尚仍前逾越地分即與今來約束事體不同本部照得安豐軍權場係在管下離軍約三十里止有巡檢一員別無官屬搜檢之責專在主管官今來盱眙權場係在城內至渡口不及半里搜檢既有職官兵官監渡使臣互相關防無不備至則安豐軍體例委難引用從之